

湛然自在

——周俊伟艺术笔记
1986—2008

Clear and free :Zhou jun wei 's Art Notes1986—2008

Zhou jun wei

周俊伟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湛然自在

——周俊伟艺术笔记
1986-2008

Clear and free: Zhou jun wei 's Art Notes 1986-2008

Zhou jun wei

周俊伟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亦山

责任校对：石同兴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湛然自在：周俊炜艺术笔记 / 周俊炜著. --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503-0120-7

I. ①湛… II. ①周…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4630号

湛然自在

周俊炜 著

出品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编：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37.5

开本：889mm×1194mm 1 / 16

字数：368千

印数：0001-1500

ISBN 978-7-5503-0120-7

定价：68.00元

美院传统与诗

——为《湛然自在——周俊炜艺术笔记》而写

走进新世纪已经十一个年头。当我们渐渐习惯于忆想往事之时，岁月变得粘稠。2008年仿佛一道分水岭，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恢复秩序三十年，我们历经“文革”的困顿走进课堂也已经三十年。那以后，我们众多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过去时态，都与那种深深的眷恋缠结在一道。正是这种深厚的往事的纠缠与慨然，赋予我们某种渐渐习惯起来的思想方式。我们仿佛蓦然停止了成长，停止了敢作敢为向前的闯劲，而在道途上踌躇起来，思量何处是前方，斟酌着归途才是真正的方向。2008年后的日子变得难分彼此，它们搅在一起，仿佛一个漫长的黄昏，田园牧歌响起，白昼的一切俱成回忆。

“文化大革命”像一个楔子，敲入中国当代历史的躯体之上，我们——“文革”一代的青少年因此被改造了青春的生命。我们经历了被放纵的集体性叛逆和荒芜；我们青春的重生与民族社会的断层般的再生历史性地相咬合；我们承受了古今中外众多思想的交锋，并每一天都在传统与现代、表象与根源的泥淖中跋涉前行。正是这一代人，在亲历“文革”之后，又亲历了中国社会的三十年改革与变迁，价值观呈现了世所罕见的断裂与重建。在漫长的改革开放中，先是追赶全球的步幅和使命性的留洋潮，建立起现代化的实质上是西方化的视野，接着是解脱“现代”、“科学”、“进步”的紧箍咒，重塑本土性的关怀。正是这一代人，曾经在“文革”中经历阶级的划分，经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沦落和人性的迷失，这之后，仿佛一场解放，人性归位，每个人的身份又都经受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塑。随着近年来对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反思和社会身份的渐趋主流化，一代人沐浴着漫长而渐进的主体化洗礼。正是这代人，在三十年间，不仅角色变换，代层更替，来去匆匆，而且在思

当此《湛然自在——周俊炜艺术笔记》出版之际，我谨转录美院首任西画系主任、著名艺术教育家吴大羽先生的诗作《别情》。吴先生是美院历史上真正的诗人。他在人生困顿之时，置一己之私于度外，心向往着生命的渊深与远大。他的这首诗写于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他诗中所包含的悲情和深切的嘱咐，却让每个国美人感到无以抗拒的精神面授。而周俊炜完全具有足够的修为和深度，来接受这种伟大先贤的历史嘱托。

别 情

我以一日之长来到你们面前
敢贪着天功妄自居先
此来只为向大家输所敬诚
不许有一点错过落到你我中间

青青的苗芽初初绿满了前山
虞人身上才感到重重的负担
日子总会一天一天走向没力
精神可该把握得十分稳当

让我把心事交代给替手们
但愿珍重起各自的名分
假如你们发觉所业又终了
记着前程外面更有着前程

许 江

2011年3月27日

“朴素”的结构主义

周俊炜先生的《艺术笔记》开始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散文则是近年所作。在我看来，笔记与散文没有多大区别，笔记谈艺术多一些，散文不是直接谈艺术，多是生活中的感受，生活和艺术总是相通的，他谈生活也像谈艺术，谈艺术则像在一种生活状态中。周俊炜是画水墨的，一般看来，水墨画家喜欢谈水墨画的事情，喜欢谈传统，谈水墨画的技法。周俊炜参加过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当代艺术与批评”专题研修班，这个班主要是探讨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理论，而且西方的东西较多。周俊炜虽然学习很认真，但不太发表意见，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这么多的理论，就是没有关于国画的，国画怎么办？”记不起我怎么回答了，只是有个印象，他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创作，西方的理论似乎与他格格不入。出国考察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参观罗马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之后，他说：“人家在19世纪就把现实主义画得那么好，难怪人家现在不玩架上艺术了。”随后他又说：“传统的到头了，现代的都玩过了，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干什么去呢？”，我说：“画国画呀。和现实主义不沾，与现代主义也不靠，还是中国的东西。”他听了哈哈大笑，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还引用了我这句玩笑话。读了他的《艺术笔记》才知道他隐藏得很深，他对现代艺术不仅有兴趣，而且还有高超的见解。

在周俊炜的笔记中，我感兴趣的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及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一个水墨画家为什么对西方现代艺术感兴趣，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想为传统的艺术补充新的形式，老是按照一种模式来画画，日久天长就没意思了，怎么变法，怎么发展，各人有不同的办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一些西洋手法，丰富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思路。另一个是观念的整体改变，艺术的媒材和技术只是工具和手段，观念没有转变，技术的表

个问题，也不是要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有感而发，思想活跃，思路广阔，文字也非常流畅，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一点都没有思想的堵塞。在流畅的文字中，既有闪光的东西，也有矛盾的东西，这种矛盾也就像我们自己在认识中的矛盾一样，不过是我们没能力来表述。矛盾也说明周俊炜对自我的把握，就像他的散文一样，看似平常，司空见惯的事物，我们也有所感所想，他却能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读他的笔记就像和他聊天，有时都搞不清哪是在阅读的思绪中，哪是在生活的现实。我很想像周俊炜那样，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惜我等之辈太功利了。

这也是读书之感，是为序。

易 英

2011年2月25日

为脉络的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关系为特征的文化与我个人认同的当代文化形成了对立。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我都必须面对来自各种层面的不信任，调和、妥协成了以后无休止的工作目标。低标准的生活也是需要付出个人原则的改变作为代价的。并且我的问题还在于，个体在对世界的表述时不可能有着纯粹的个人角度，只能成为整体的感知网络中的一个环扣。

我企图从流行的当代话语中解脱出来，完成艺术上的个人选择，走一条符合自己意愿的特立独行的路。但一种国际化的摹仿，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成为社会整体的共同追求，也成了各种艺术思潮的表征。三十年的开放，就是三十年的摹仿；学的都是洋人，发的都是洋财！

那些新潮来得太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每个美术学院的图书馆都被悄悄地打开，当代艺术的盗火者们在拼命地复制与拷贝。铺天盖地的新艺术在新的气候中曲折地生长、壮大，最终似乎还真证得了正果。但，这不是真正的艺术上的独立思考，也不是进入精神层面的自觉探索，只是将外部的模仿代替了艺术家内部的主观表现，并不曾把个体诉求作为艺术关注的主要目标。他们将艺术的审判权从一个政治权威转向另一个政治权威。他们没有能力确立自己的方向目标，而要不断地依靠外在的权威告诉他们标准何在，然后再在这些权威的手中分一杯羹。

这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由外而内的返销，让我们无法保持独立，无法平静地思考。事实上，我们早已失却了对“独立”的要求。价值标准的飘移，使得作为个体的我们把整体语境下的“世界”作为目标，却将“解决自身问题”的问题弃若敝屣。

远离中心，身处外省小城，我们当然无法亲炙艺术新潮的汹涌；封闭隔离，缺乏图书资料，也不能成为复制大军中的一员。虽然惊喜于寻觅到了知识的同类，但却无法进入相同的艺术捷径。生活、生存，以及意识的迥异，使我成了隔岸观火的“智叟”。我发现，所有的一切并没有改变艺术的基本表达方式，只是改变了进入的途径，从体制的这端变成了体制的另一端。它甚至还重复着一切革命初期的组织形式，战斗队、大字报……在全民的party中肆意着无限的狂欢。但它们无法承载中国文化的大部，无法用刚刚出炉的标准衡量当代；也无法通过移植另一文化作为工具，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它没有心理分析，没有社会学方法，也没有哲学背景，因此也就不能在这个时代中形成有效的解读系统，也就缺少作为二十世纪文本的价值。

尚、以及感官对新鲜事物的不息追求，在力图摆脱周围环境羁绊的要求中快速地滋长、壮大。曾经战无不胜的封闭性、排它性，不再成为困住无数“普通人”接近物质真实、追逐时髦语词的樊笼。如果不去改变传统的修辞方式，我们就不能书写当代文章。传统不再是颠扑不破的经典，它必须成为物质形式已被置换了的文本。

但是，如果没有传统文化作为基石，单独的文化产品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简单的客观世界对应物，决无可能在陈述的内在联系中具有价值。

90年代以后，对于国学的关注，对于文化价值的重新判断，我逐渐深入到中国画的一些具体方法，从图式、结构、程式中去发现它的文化内涵。一种文化可以看作是其成员呈现世界的一种模式——一种世界观，并因此具有某些再现内容和形成的特殊的修辞方式。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虽然以其强大的表面形式冲击着我们，但并不能真正撼动我们的生存基础和语言体系。传统的失落，只是因为我们的主动放弃。因此，当我认定“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植入传统方式的现代主义时，摆脱了中国画的表面笔墨趣味和文人韵致，只将其当作一种文化符号，与西方当代艺术并置并产生意义时，我才感到一阵爽然。在一种业已消失生命力的余悸中，作为传统媒材的中国画似乎仍能作为中国人思考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时的工具。

回归一个价值系统，从而获得价值的意义。一个艺术家必须只与艺术史发生关系，他的思考只能是在特定文化构架中的思考。

当我努力通过自身而认识自身的存在时，我的问题在于：我无法界定自己的身份。我以为个体可以否认公认的意义系统而获得意义，但我错了，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我只是整体蚁巢中的一只工蚁。无穷无尽的叙事链条影响和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生存的地位，如果不能成为叙事主体，不能进入主流的价值系统，我们将永远不被了解而无法获得存在的价值。

但是，艺术意味着自由。自由是把个体保持为一个起点、一个开始。因此，当我独自在斗室冥思时，尽管孤寂、乏味像日光灯惨白而强烈的光那样挤压着我，尽管与人交谈是二十年来每天一早醒来后第一个奢望，我还是在找到了自己的方式用以度过这无聊的时光。自言自语、碎言闲语，别人文章中适合自己需要的断章取义，被记录下来，成为每天比画画更吸引我的娱乐，也成为比画画这个职业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年复一年，我以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定。

当你能够无所谓社会的认可所带来的各种利益时，你就不会过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回到自我，回到内部，你才会思考作者与作品的距离、艺术与个人的生存的关系，才能对心灵产生作用，抵抗各种诱惑，并在平衡各种无法满足的欲求时得到些许的满足。

因此，写作成为我在一个无法实现个人追求的环境中，完成个体独存的持久的工作。坚持，虽然没有必然的意义和价值，但这也是一种对个人理想的理想，也是我在无聊的生存中发现的独立的意义，也就是我的意义。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到过这种“独知”，“只是一个功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因此，每当我惊恐地发现岁月如逃命般地离我远去时，桌上这一迭记录了二十年来思考的厚厚的本子，给了我呼出一口长气的短暂舒畅。那里有着个体在底层生存的努力，有着千方百计却抹不尽的主流痕迹，有着与大部分人一样平凡而无尽的焦虑……它凝聚着我从青年到老年的生命时光。它有一种真实，文本的真实。

但，文本不是绝对的真实，只是记录了记录者所希望的结果，充其量只是时间的流程和结点，不会有原因、真相。它用事实来遮蔽真相，因为只是叙述了叙述者愿意讲述的原因。

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生活在这个地方。

周俊炜

2011年3月15日

目录

序一

序二

自序

001 1986

021 1987

055 1988

065 1989

074 1990

090 1991

117 1992

161 1993

201 1994

230 1995

255 1996

283 1997

298 1998

320 1999

359 2000

375 2001

394 2002

408 2003

432 2004

469 2005

492 2006

521 2007

547 2008

567 附录一

571 附录二

建此花费人力物力亦不可计。观榆林红石峡等地亦有此想法，老百姓挣来钱，却花费在这毫无意义的泥胎木偶上，这或许也是搞“精神文明”吧？可见在寻求精神寄托上，中、外，雅、俗皆相同，然崇拜的偶像却大有高低之分。观中和路边还供着瘟神、旱神等，为了丰收、吃饱肚子、不得病，人们不但供天神，还要供各路邪神。中国老百姓是好人、坏人都怕！只要它真是坏得可怕！一个毫无抗争精神的民族。

城后半山有依石壁凿洞而成的一座庙，因其山形象狮子，又称狮子山，洞中石像用石头凿成，但又重新彩绘，当年的情态已不复见。有一处古壁画，佛象画得甚是清新可爱，烟熏灰的墙面，绝类敦煌壁画。亦有一个石像，头部早已掉落不见，但仍显得端庄娴雅，可谓硕果仅存。此庙是宋时所建，至今仍有人磕头烧香。

到佳县，先去文化馆，见副馆长钞希文，大发一通牢骚，主要是对《黄土地》导演而发。他为影片出了大力，似乎没得到预想的回报。他的一些照片很有意思，民俗知识也很丰富，介绍我们去店镇写生。

在这里画了三张黄河，一张城墙。只有今早一张黄河还马马虎虎，开始两张过分写实，完全被对象制约，后一张强调了结构，把黄河两岸雄峻的山的感觉画了出来，只是太有点象石山了。体会：画面结构第一位，不可忽视。色彩小有收获，改画了几张以前的，居然甚有改观，关键是要把握大的色彩调子，形成画面主调，有时往往是一两块颜色破坏了画面。画了五张头像，一两张尚可。用皱纹线布满脸部，然后再象国画般地皴擦法可以一试。速写画了一些，极不顺手，还剩下店镇一站。需加劲，距原定目标还太远了。

写信一封。25日看《野鹅敢死队》。

国营食堂的六角五分的肉炒面还好，但最后一顿太糟糕了，尽是肉皮！佳县特产“马蹄酥”，将酥油面做成马蹄形，油炸，吃了二个，当地人喜欢吃冷的，我们感到还是热的好吃。

天气开始变冷，写生时，手一会儿便抓不住笔杆了。风呼呼的犹如万马奔腾，简直可把人卷起。老天保佑，冷得不要太厉害吧！

明天上店镇，但愿一路顺利。

1986年11月3日

在店镇待了六天。

画了14张头像，一些速写，几张水粉。

集比米脂、佳县的味要足，更土。31日画风景，1日又去画风景，2日画了二张头像、二张风景、一些小速写。

今天要上路去山西碛口，本想明天去的，以为明天是集，而我们把日期算错了，集是今天。从昨天起便忐忑不安，一是希望出发时天气好，二是车不要太挤，三是过了黄河路程不要太远。昨天晚上下了几滴雨，把我们一下子给浇凉了，怕道路泥泞，车不通行。但今天天空晴朗，看来能够顺利到达碛口了！

1986年11月4日

谢天谢地！11时05分离开旅店，到车站时人还挺多，真怕挤不上车。11时30分听到路上隐隐约约传来汽车声，上前一一看，嘿！还真是榆林到宋川的车！而且还不挤。平秋拿着两卷纸一下冲向车门，我也拖着剩下的东西蹒跚在后。六七个要上车的老乡正忙着把行李往车顶上放，售票员也坚持要我们把提包搁车顶，我们掏出了美协会员证唬他，他才默然不语。上车后又掏烟给司机、跑邮员，终于将行李安置妥当。过了几站，两人也都坐上了位置。两点多车到岔上，正好逢集，一问有渡船，把我们乐坏了，但走到渡口却有着不少路（大约有五里）。在河边从两点三刻一直等到三点半，赶集的山西老乡陆续到了船上，才终于开船了。没想到大木船没行出三、四米就因黄河水浅，搁在礁石上了，前进不得。赶集的老乡大多无动于衷，几个老头在大骂，船老大却无所谓，只有一个貌似“严顺开”的船工在狠劲撑船。船依然在原地打转，船底的木板被石头硌得隐隐起伏波动，船中渗入的水也越来越多。一个青年船工只得脱了鞋，卷起裤腿跳下水，一边哇啦哇啦叫，一边猛推船，到四点十分天有些暗了，才又有些船工跳下水，合着力，终于把船推出了礁石区。这时船上不少青年、老头拼命摇着两旁的大浆，真是同心协力、全力而为，挺壮观的。摇到前面时人直直地像跳了起来，摇到后时，人便躺倒在船底，一面大声喊着号子，终于把船摇到了对岸。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便是二十里的山路，还须负重。我们把东西全都驮到了身上，就出发了。只感到那些背带左一条、右一条肩头勒得难受，没走多远，装纸的背袋带扣滑了出来，只得用石头砸好再走。走了五里地，站在路边歇息抽烟，见一小伙子赶骡车，便将行李捎在车上，轻松了一里地左右，又扛着再走。山路宛转，忽上忽下，且有好几个大弯子，肩上的东西也越来越沉，快到索干达乡时实在受不了了，歇了一会，终于坚持走到村上，向老乡讨了杯水喝，六点又出发。这时天快黑了，黄河面上平静极了，沙滩、石块都成了黑色，只有

河水反着清冷的天光。沿着河边又走了一阵，天越来越黑，肩上的东西更是死沉死沉的。两人都默默走着，路上一片寂静，只有偶而开过的拖拉机带来一阵嘈杂声，随后又突然地消失了。看到半坡上有一老乡站在屋前，大声问了一下，回答是离磧口还剩五里地了，一阵欣慰。远远已看见磧口的灯火在闪烁了。又歇了一下，站起时，画板的背带又从扣中拉脱了，打了个结再走。刚好有一回家的骡车又把我们捎了约半里路，这时才深深体会到空身行走可真是幸福啊。从车上取行李时，牛津包的背带扣又变形了，只得再用石块砸，再走。远处的灯火似乎越来越近，却又总是走不到。天黑的厉害，路也越来越难辨认，石块不时滑动在脚下，心中也越来越怕扭歪脚脖，真令人提心吊胆。

终于走到镇口，有一老乡带我们到供销社的旅馆去。已经实在提不动那个大包了，只得让那老乡背上。到了旅馆，才真正松了气，肚子突然就感到饿极了！跑了三、四家小吃店，全不卖饭了，只得买了一个烤干馍当场就啃了起来，实在是香，回旅店后又吃了一碗方便面。晚上与两个住店的阳泉老乡吹了一通，其中一个也插了一年队，当了五年兵，居然谈得还挺近乎。十点半睡觉。

今天早晨，沿着镇子的街道转了几圈，还到山坡上一个庙里看了看，感到不怎么有劲。房子很高，都用石块砌成，象城墙似的，与陕北不同的是，大多是尖的瓦顶，总感到不够黄土味。山亦如此，矮，石块多，黑色，绝不如陕北的气派。惟有黄河边的滩地一下子吸引了我，都是石头，有的很大，被河水打磨得光滑。远处的河水，发出轰轰的响声。吃完早饭，沿河滩走去，如不是旁边有村落，真会令人感到悚然。沙滩、石块、河水，都有一种神秘而游移的感觉。沙土有时结实，有时松软，给人是否会突然一下陷下去、或整个大地裂开一个口子的感觉。一段很长很厚实的岩石砌成的防护堤被河水冲得七零八散，有的已经翻了个，恐怕用大炮轰也不会有这个结果的，水的威力真大！坐在沙滩上看着奔腾、翻滚的河水，令人浮想联翩。有时真想跳入水中，随着波浪一起沉浮。那远处的水也许是因为地势的高低形成落差，裹着黄泥滚滚而来，扔进水中的物体一下子就被卷的无影无踪。石块被水冲打得满河皆是，几百年、几千年，也许几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如此！那些山，虽是从水中涌出，历经风雨雷电，最终还是被水冲得支离破碎。这柔性的水真可怕！关于洪水的传说、神话，每个民族都有，到底是由那些远古时代藏身于方舟而幸免于难的祖先传下来的呢？还是因为后人慑于水的威力而编的故事呢？真令人难以得解，但无疑的是，水是值得敬畏的，要不，何以各地会修许多龙王庙，祭祀着各个河神呢？所以，尽管黄河多灾多难，但一直被称为母亲之河。遥想开天辟地，天空昏昏、洪水

漫漫、浊浪排空、铺天盖地，山被冲散、陆地消失，何等可怕，何等壮观！水啊，黄河之水，神灵之水！

明天想去河边画礁石，但不敢画水，画不出这水的精神。

磧口实在没多大意思，吃饭、住宿均很贵，准备后天离开此地去太原。快了，回家的日子。

宇宙和自然的威力，使古人写出“叹人生之须臾，渺沧海之一粟”的诗句，今人又作何想呢？人类的力量真能改变自然吗？抑或人永远是自然、宇宙、物质的奴隶？精神的追求能超脱于生生灭灭的轮回吗？在那些靠天吃饭的人群中，精神的超脱又有何用？那些“愚昧”的脑中制造出的种种神灵难道不也是一种企图获救的精神追求？虽然是出于纯功利目的，但你又能要求他们怎样呢？更多的受过教育的“无神论”者，可能却是金钱拜物教者，他们以此作为生存的动力，“灵魂到了天上，身子却仍在地上”，难道不也是同样愚昧可笑吗？但世上又真有多少人在追求精神的同时能超越肉身呢？！

1986年11月8日

哦，终于到了云岗！

我感到了历史的厚重。在沉重的石块中间，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在搏动。感到了在昏暗的石窟中间一股精神的力在飞腾。

在那些巨大的石佛身上似乎有一种类似埃及神像的气概，那种稳定感、庄严感使人感到尽管千余年的时间流失，而神像的生命却没有被时光消蚀，仍是青春依旧。那些小洞窟里的石佛，生气勃勃，特别是那些各种体态、动作的飞天，生动飘逸，似乎都荡漾在空气中。另外一些佛，典雅、端庄，嘴角泛着东方的神秘笑意。

云岗的佛像大多是在石洞中凿出粗坯，然后抹上泥，精工细琢，最后上彩。但上彩的不如不上彩的，后者更古朴厚重。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佛像的体积感，身上刻着很多流利的细线，却不破坏大的整体。它并不完全放弃对生活的模仿，有些飞天耷拉的胸部，就如生养过的妇女；有佛像虽然眉、眼、鼻已经破损，但残存的嘴、下颚到颈部，有着年轻处子的曲线。有些场面的刻划也很佳，如第六窟中的佛本生故事，构图精彩，与汉画像石似乎又有某些共同之处。佛像的彩色大多为粉色，相互间的对比处理得很好，但有些粗俗的描绘也使一些佛像黯然失色，特别是壁画水平较差，大概是明清手笔。

上午看了中间及西面的洞窟，下午又翻围墙去看了东边的窟群。虽然倒腾了很大力气，

但收获甚微，因仅第三、四窟尚有残存的几尊佛像。随后又翻墙而出，再上山顶，顶上有着一堵土墙，不知是城墙还是防风墙。风很小，小心翼翼地沿着一米左右宽的墙顶走了几十米，犹如当年在金陵饭店顶上的举动。要想站在最高处，是要战战兢兢的！

昨天上午去张明堂处寄放行李，随后去看了他们的展览。展览是国、油、版、雕俱全，作品还较多。

张、赵的作品较多，大多为描写吕梁生活的。一些山画得很好，是用繁笔的，轮廓线轻柔、断断续续，皴擦的线条很密，但很松，效果不错。有一张菜园也画得较好，明显受了黄宾虹“乱点”的影响，墨色什么的都恰到好处。另外一组用剪纸的方法处理的戏曲题材也十分有趣。他们着重在生活、传统上下功夫，适当引进些新东西，为大众接受，走的是一条比较稳当的路，但也十分不易，这是需要较长时间磨炼的。

1986年11月9日

天气真好，没有风，暖洋洋的。

画了四张线描，一张水粉。云岗的佛像是多姿多彩的，你进入后就不想离开，在光线合适的时候真是美，神态的典雅、体态的庄重、线条的优美，种种，叫人陶醉。四张线描，两张是纯线条的，两张是带明暗，力图想用较简单的方法捕捉感觉。一个日本游客看了说：“画得真好”，但不知他是否在说套话，如果不是，那我的确很高兴。趁闭馆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又画了一张水粉。

明天回大同，到华严寺、九龙壁看一看。

6日清晨4时半，摸着黑坐上长途汽车。人一想走，就象逃命一样，越快越好。车行得很快，感到特别冷。到了离石之后，就没人上车了，一直开到汾阳，吃饭。五角钱的肉炒面真差透了，全是肉皮。山西的东西真贵，从碛口开始就是如此。汾阳到文水仅用半小时，但文水到清徐，时间太长了。公路上尽是来往车辆，不断放慢车速，原估计十一点左右就可到太原，但十二点才到。司机还算帮忙，停在“南宫”前面，正好就是招待所。登记、付钱、开门、住下，一间两人住的房子，有沙发、电话——但打不出去，没有开水没人管，原估计房钱四、五元，谁知道第二天结账把我们吓了一跳：八元！

上街买车票，卧铺票紧张，才28张。硬座倒比上海好买了。逛书店，岭南出的《七十年代的美术》，薄薄一本，五元九角，太贵了。为了摆脱行李的负担，去山西美术院，张

明堂、赵益超等人都在，又来了院长王醇，同意接纳我们的行李，一颗心放了下来。晚上看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不错。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的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同情的传统继续存在，两个演员表演也不错，有时催人泪下。对性的描写也很直接，比中国解放多了。真正的人性是由各种生理条件组成的。

第二天上午存行李，看画院展览，再去博物馆二部。其中石刻部分较好，有些很精彩。特别是有个罗汉，太写实了，越看越象真人，毫不回避“丑”的东西。绘画部分大多为摹品，有些临得不错，印象深的是沈周的《庐山高》，其它东西没啥价值。

中午坐火车上大同，整整坐了八个多小时，晚九时多到大同。坐钟楼饭店的面包车，三元七角一晚上的四人房间，太脏了。看电视，苏联片，太原台的武打片《怒海萍踪》。第二天的早饭很便宜，两个人四碗稀饭、四个油饼、一份咸菜才六角钱，开创吃饭便宜记录。但晚上在云岗却被狠敲了一竹杠，先是八两饺子，两人吃了没感觉，随后又去吃两碗面条、一份炒鸡蛋（一元三角），虽然贵也罢了，但一元六角的三鲜汤，小小的一碗，里面除了几片象指甲大小不知什么的肉片和一些黑木耳外，什么也没有，毫无三鲜味，个体户坑人如此！今天决定决不重蹈覆辙，上午两碗面条，晚上面条，共一元二角。如此，看到几个小家伙在吃午餐肉，真馋！

1986年11月11日

今天从大同出发，下午3点40分到太原，仍住南城区招待所。

昨天在大同参观了上、下华严寺。下华严寺因维修不开放，硬着头皮，拿着介绍信去敲门，幸亏两个负责人还较好说话，拿了钥匙给我们看了十分钟左右。随后去善化寺，九龙壁，又看了一个大同、张家口、雁北地区的美术展览，太差！晚上旅馆吃饭，然后看电视。大同台从李林放到“姿三四郎”，又放李林，最后放了部《复仇者》，英国的喜剧侦探片，挺逗乐。

上华严寺的塑像装修得较新，不值一看。下华严寺的塑像被土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殿堂内挺杂乱，但有一种古雅气息。佛象是辽时所作，身材修长，绰约多姿。有个女胁侍是很有名的，腰背部做得特美，身上的服饰很多，但不显得乱，整体感好。由于身上的变化较多的缘故，脸就做的平、圆润，显得特别单纯，形成了对比，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脸上，不觉服饰的琐碎。

善化寺的塑像给人印象特别深，尤其是靠近左边门首的一尊。那个天官细眉秀目，仿